



中国经典名著

红楼真梦

(三)

[清]郭则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三十五回 水廊月影卜夜联吟 露幌花光留春
展宴 1
- 第三十六回 注五马贾丞得外除 策六韬周郎由
内助 14
- 第三十七回 定襄伯移节领黄图 荣国府剪花赏
元夕 28
- 第三十八回 羨早贵快婿典京营 惊夙慧雏孙入
家塾 43
- 第三十九回 红香圃舞蝶邀诗 赤霞宫离鸾引梦 .. 57
- 第四十回 蘅香苑留梦记新巢 梨雪轩聆歌伤
往事 71
- 第四十一回 送仙踪蟾府惬新游 慰乡心麋台欣
小住 85
- 第四十二回 红妆月舫碧落征歌 白骨霜街紫英
仗义 100
- 第四十三回 浩浩恩纶稚孙赐秩 恢恢法网恶仆
罹刑 114
- 第四十四回 宴梅屏重展大观园 寿椒掖试演千
秋舞 128
- 第四十五回 会真园片月引鸾舆 留春院百花围
蝶阵 141
- 第四十六回 庆生辰飞花开绮宴 报春晖入梦遗
金丹 156
- 第四十七回 回车覆水旧院栖佣 仗节朝天广田
敦族 169

第四十八回	镜漪园泛舟从御赏 栊翠庵草表却 恩纶	182
第四十九回	红毛舰寄什讯琴娘 黄泉路招魂慰 湘女	196
第五十回	凌缥缈神瑛驾鹏舟 报绸缪宝钗调 凤辇	208

第三十五回 水廊月影卜夜联吟 露幌花光留春展宴

话说会真园里众姐妹们，在小琼华涵万阁下凭栏赏月。史湘云初次来游，又是喜欢，又是伤感，对黛玉说道：“那年中秋联句如在目前，我平常想起只怕今生今世没有这个乐了，不料还有今日之聚。你们都有了归着了，只我尚在尘世苦海之中。这一回去，说不定几时再来呢！”言罢，不胜慨然！黛玉道：“你几时要来，我就去接你，这有什么难处。若想联句更容易了，咱们眼前就有五六个人，二姐姐虽不大做，也还可勉强。比那回咱们俩彼此对垒，就强得多了。”

宝玉听了大喜道：“我就取笔砚去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又忙的是什么？从来联句最难得好，咱们也做了好几回，虽有佳句，通首总不一律。还要算中秋那首是好的，可是妙玉凑的居多。今儿又是对月联句，印板的文章，有什么意思？还不如各人分韵呢。”迎春道：“联句分韵都好，只别拉上我，还当我的誉录罢。”湘云道：“宝姐姐毕竟名心太重，咱们随兴凑几句，又不要刻集流传，好不好有什么关系。况且，前后赏月情境都不同的，若一个人只许做一首对月的诗，那老杜为什么做了‘落月满屋梁’，又做‘今夜鄜州月’，你五个字，挤也挤出来了。”尤二姐道：“我小时候念唐诗，有一句‘海上生明月’，就仿那意思‘阁上看明月’罢。”湘云道：“这就很好，倒像个会做诗的。二姐姐你对上一句，再凑上一句，就没有你们俩



的事了。”迎春笑道：“凑什么呢？我可只有十个字‘栏前俯碧溪。垂空星影没’，再多一个字也没有了。”

宝玉道：“快取笔砚写上罢。不然，歇一会儿就会忘了。”

晴雯在旁说道：“阁子里就有文房四宝，我刚才瞧见的。”

说着，便走进阁内取了出来。宝玉拣了一张五云笺，就月光下把那三句写出。头一句注上一个“尤”字，次二句注上一个“紫”字。湘云道：“这该蘅芜君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真是兵法部勒，令下如山。”想了一回，念道：扑地树阴低，分舫歌弦载。

黛玉道：“好个‘扑地树阴低’，确是月下实景，第二句接得也好。”宝玉照着写了，注了“蘅”字。又对黛玉道：“你别尽着闲批评，这底下就该着你了。”黛玉望一望阁前风景，随即念道：安炉茗具贲，帘开围菡萏。

湘云道：“‘帘开围菡萏’五字如一幅画儿似的，非潇湘妃子，不能有此妙笔，只是难对。”又沉吟一回，方念道：棹过划玻璃，四面烟霏合。

宝玉都写了，自己续道：千寻斗柄齐，境疑通玉宇。

黛玉道：“那有这么高呢？这就该打。”宝钗道：“句子虽不见佳，还不算大毛玻且放着，随后再斟酌罢。”香菱接着道：人喜集璇闺，临水先移榻。

黛玉道：“你这句倒是实话，也还新颖。”又接着吟道：连花欲隐梯，云阶闻细语。

宝钗道：“两句都好，难为他怎么想到，又做得如此细腻。”湘云笑对宝钗道：“我替你说了罢。”便吟道：



雾幌慰分栖。

宝钗道：“你何必学那轻嘴薄舌呢，我替你续一句解解秽罢。”即吟道：银海摇琼浪。

宝玉笑道：“你们做得太快，我这枝笨笔怎么追得上？”

说着，赶忙写完了。又是香菱紧接着吟道：珠帘拂彩霓，谈深怜去住。湘云道：“出句意思更深，可见近来大进益了，只怕我还对不过呢。”

迎春先和尤二姐倚栏看月，此刻走过来，见宝玉赶着誊写，急得满头是汗，便道：“宝兄弟，我替你写罢。这本是我的事，你如何干得来。”宝玉如得救星，连忙站起一伸懒腰道：“今儿才知道誊录也不容易当的。”一面迎春便坐下接写。只听湘云吟道：兴至惬招携，梦趁游仙枕。

黛玉忙接吟道：情如刮目莛，攀幽随野鹤。

湘云道：“你这句也溜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也要说些别的，净扣住了赏月，可有多少生发呢？”香菱道：“我接一句罢，照影笑寒医。你们看用得用不得？”宝钗道：“这句不但好，连上句也救活了。有了‘照影’二字，就扣着赏月，真见出工夫。”香菱笑道：“我也是碰上的，刚瞧见水里有两只水鸟的影子，是他帮了我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倒要好好的接一句，我想五个字是：籁净诸天近。你们看可好？”湘云道：“好可是好，只是有点和尚味儿！”黛玉笑道：“云丫头，我倒要问你，那和尚是什么味儿？你怎么捉摸出来的？”湘云笑道：“颦儿这嘴真真该打。”宝钗接着吟道：烟横半镜迷。云中青桂岭，黛玉道：“上句真刻画得好，出句可又溜了。”宝钗道：“长排也得有



些色泽才称呢。”湘云不等黛玉接吟，便念道：渚外绿杨堤。

黛玉忙接道：河汉生微峭。

湘云又接道：涟漪绝点生，流光移凤柱。

宝钗笑道：“你们这样抢法，别人就不用联了。”香菱笑着续吟道：溥露沁鸾袜。

宝玉指着玉带桥边一只船，正往这边撑过来，笑道：“这时候还有什么人赶来呢？”黛玉道：“别是老太太也赶来赏月，咱们的诗就做不成了。”香菱笑道：“出句我也有了，是：桥迥通灵鷁，湘云笑道：“这只船又帮了他。”宝玉道：“好姐姐，好妹妹，让我接罢。”念道：村遥隔曙鸡。楼台涵远近，黛玉笑道：“抢着做也不见好。”宝钗又接吟道：岚靄界东西。

正要吟下去，只见好只船已撑近了。原来凤姐鸳鸯二人都在船头坐着，宝玉见了忙唤道：“凤姐姐，鸳鸯姐姐，你们也高兴赏月来了？”凤姐笑道：“我们那是赏月呢，老太太叫我们来抓你的。”

一时船拢了岸。他们二人上来，慢慢从月地走到阁上，说道：“这里看月真爽亮，你们倒会乐，老太太可不饶你们。白天人少了，那桌牌差一点凑不上，好不容易把三姨儿请来，才勉强凑上了。刚才摆晚饭，老太太又说：他们为什么都不来？一定又到那里玩去了。宝玉是贪玩的，史丫头大远的来了，也只顾玩，不到我这里说说话儿。你们去知会他，明儿可不许走，我还要和他们乐一天呢。”鸳鸯道：“二姨儿又不在这儿，可上那里去了？”迎春道：“他的晴雯紫鹃几个人都在阁子里说话儿呢。”鸳鸯便走进阁



去，大喊道：“你们这里有新二奶奶么？大奶奶来了，还不快出去接去。”尤二姐和晴雯诸人都吓了一跳，晴雯笑道：“鸳鸯姐姐，你这时候不睡大觉，来这里吓唬人玩？”鸳鸯道：“真的凤二奶奶来了，谁说瞎话呢。”

尤二姐忙至廊下见凤姐，凤姐笑道：“你又不做诗，尽在这儿干什么，跟我先家去罢。”湘云笑道：“谁说他不作诗，刚才也做了一句。今儿连你也得做，不做可不许走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你们推我做监场御史，又瞒着我私自起社，我不罚你们也就罢了，还要迫着我做诗。”湘云道：“你上回那句‘一夜北风紧’就不错，今儿再来一句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别看我不会做，倒还会抓，抓来的就算。刚才在船上那水底下的月亮，如同一颗大珠子似的，就抓一句‘水底珠光亮’罢。”黛玉道：“这也很新鲜，家里没人就是他罢。”宝钗道：“只把那‘亮’字改成‘朗’字，便是好诗。”凤姐又坐了一会，笑对黛玉道：“我们要家去了，你们也早点歇着。人家大远来的，一刻千金，那像你朝朝暮暮呢！”黛玉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！宝姐姐还不撕他那张嘴。”凤姐大笑，唤出鸳鸯，带着尤二姐，一同坐船去了。

众人送至岸旁，看那船开去，重回到廊子上。那时月轮如水，照着层栏高阁，真似琼楼玉宇一般，各人衣裳上都像加上一层银粉。侍女们拿出点心，大家各拣爱吃的随意用些。湘云笑道：“咱们吃过点心且不表，再整对月联句的人罢。”迎春把“水底珠光朗”一句也写上，注上一个“凤”字。宝钗道：“那柳树底下黑魆魆的，是什么东西？”香菱看了许久，道：“那是两只鹤在树底下睡着



了。”湘云道：“我倒得了一句：林阴鹤羽睡。”

黛玉笑道：“你又跟菱嫂子学的，随处触机。这句诗倒很好，我赞你一句：心闲观物妙。何如？”宝钗道：“我也赞他一句：思隽会天倪。”

宝玉笑道：“你们净是闹着玩，那是做诗呢？我正经做一句：抹粉如临镜。把你们脸上的月亮粉都写了出来，这才贴切。”宝钗笑道：“这还是正经呢。”一面接着吟道：添衣欲借绉，凹晶怀旧赏。

黛玉道：“这里露水太重，我也觉着凉，真该加衣服了。”

宝玉连忙去寻晴雯紫鹃，取出夹罗衣裳，服侍钗黛二人加上。

又把敷余的夹纱背心借与湘云，湘云穿了。吟道：群玉换新题，酩酊擘呼盏。

黛玉笑道：“云丫头没酒吃，发牢骚呢。”宝玉道：“酒早预备了，你们何不早说。”忙叫侍女们取了几只碧玉莲叶杯，把万艳同杯的酒，一一斟满。先递与湘云喝了，然后分递与众人，宝玉也喝了半杯，续吟道：绸缪忆佩觿，漏深窥宿燕。

湘云笑道：“次句忍俊不禁。我们快些凑完了罢，别叫主人讨厌。”黛玉打了湘云一下，道：“你这人”说至人字，又咽住不说下去。香菱又接着吟道：春邈感鸣鶡，疗渴鸬鹚。

宝钗也吟道：联辉翡翠笄，仙心休斫桂。

黛玉笑道：“你们专用些词藻来填，未免浮泛，倒要纪实几句，才搬得过来。”便吟道：狂兴若争梨，宝瑟停



歌女。

香菱道：“可不是。他们唱的也歇了，你看那个侍女歪在那里，多半和梦婆婆见面呢。”笑着吟道：罗帷倦侍嫒。

众人听着都笑了。香菱又续吟出句道：笺频裁锦雁，湘云接吟道：香未烬金猊，良会欢巾舄。

黛玉道：“大家诗兴也有些阑珊了，这里已凑成二十多韵，就结了罢。”香菱道：“这结句让我效劳。”便接吟道：清游拓畛畦，蓬山原咫尺。长记此攀跻。

众人都道：只两三句，把全篇的意思都收得住，他苦心学诗，真让他学成了，将来还要青出于蓝呢。少时，迎春写完。

黛玉细数了，恰有三十韵，笑道：“这也巧极了，刚和那年中秋之作是一样的，可倒是一气呵成。明天给妙师父看看，问他还能再续不能呢？”大家又靠着栏干，看了一回月亮，迎春道：“夜深了，明儿还要玩呢，咱们各自家去罢。”宝玉道：“那两只船还靠在这里，咱们一起坐船去，在船上也好说话。”晴钏麝忙都上来归着东西，侍女们搀着钗黛诸人下了阁，从月亮地走去，只像一片白玻璃世界。宝玉见众人俱已上船，使命先送迎春、湘云、香菱三人至瑶林仙馆近处，看他们上去，然后同回留春院。

正在走着，宝玉怕钗黛二人又将他关出，一溜烟的飞跑进院。晴雯在后头跟不上，忙道：“二爷忙什么，看摔着！”宝玉那里听见，等钗黛缓缓进屋，宝玉已在炕上盘腿坐定。金钏儿笑道：“二爷还忘不了做和尚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来扮个天女散花。”金钏儿把小嘴一撇道：“我也



配！”晴雯紫鹃忙着替钗黛卸妆。宝玉便下来，在镜台旁坐下，两边看看，笑对黛玉道：“今儿玩得很有趣，怎能够天天这样才好。”黛玉道：“凡事难得遇见的，才有意思。不要说天天这样逛，只要连逛上十天，你也要腻了呢。”宝钗道：“新近我们在大观园也逛过几次，总没有今天畅快。也为的这里不大来，有些新鲜劲儿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别提了，你们请的什么乱？我到那里明明见着你们，只不能说话，那才憋闷呢！只可借着那杆乱笔胡乱写写，我要把姐姐背地的事都写了出来，又怕姐姐着恼。”宝钗啐了一口。黛玉卸妆完了，笑对晴雯紫鹃道：“你们还把二爷请过去罢。”宝玉道：“今儿说什么我也是不去的。”黛玉道：“既不去，就得安安静静的，不许混闹。若再像昨儿晚上那么闹法，我和姐姐可找云儿去了，让你一个人横反罢。”宝玉道：“又是姐姐，又是妹妹，我一个人怎么取闹。你怎么说我都听，这还不可以么？”晴雯紫鹃铺好了炕，自过那屋去，也安排睡下。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宝玉、宝钗、黛玉起来梳洗了，同至贾母处，正遇着凤姐尤二姐。贾母见宝玉上来，笑道：“你们倒会寻乐，昨晚上什么时候散的？凤丫头和鸳鸯回来已近二更多天，说你们还做诗呢，还不要做到大天亮么？”宝玉道：“我们到了家，也刚刚过子牌，还不算很晚。”尤二姐道：“昨儿我和姐姐先回来，一到家，累得什么似的。亏你们走了一天，还坐了大半夜，真是好精神。”贾母道：“昨晚上那么好的月亮，也难怪你们贪玩。往后若做诗，还是白天做罢，那小琼华地势太高，又临水，夜深了最容易着凉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宝兄弟，昨儿你们玩的那么热闹，也



不请请老太太，今儿可要罚你。只在你们留春院好生弄点吃食，请老太太姑太太到那里斗个小牌，连带替宝妹妹史妹妹饯行，你愿意么”宝玉道：“这是求之不得的，有什么不愿意呢。可还得凤姐姐当提调。”凤姐道：“那都好办。”贾母道：“宝丫头还没见他寄爹呢，等一会，你们三个人去见见姑老爷，就势请姑太太早些来罢。”宝玉答应着，又再三叮嘱凤姐，想些贾母可吃的菜，吩咐厨房去做。一面自去指点晴雯紫鹃等收拾屋子。

好一会，方同钗黛二人往绛珠宫去见林如海夫妇。林公早已听贾夫人听说过宝钗拜认义女之事，见了定钗，也深喜他温柔稳重。先问他那天做的菊花诗，宝钗默写呈阅，林公甚为赞美。又问宝钗有无全稿，宝钗道：“闺阁中作诗，本不是正经事，所以从未留稿。”林公更喜道：“究竟是名门，家教不同。”

一时又问起薛家近来景况，宝钗将前此屡次亏耗家道中落，近两年才渐次复业，大概说了一遍。林公道：“我在江淮多年，常听人说起，你们府上从先三次接驾，有的钱就很多。至今还落下一口号，说是‘丰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铁’。想不到没多少年，也耗空了。总算还有些底子，趁此收束收束，留个吃饭的退步，这还是好的呢。”宝钗又提起忖度薛蟠之事，向林公再三称谢。林公笑道：“我虽没见过蟠世兄，听他们说起，倒是个血性人。从前那些事，都是为家财所累，若不是家道中落，他还未必回头。所以，马援说的‘贤而多财，则损其志；愚而多财，则益其祸。’真是至理名言。”

正说着，贾夫人打发丫环来请姑奶奶，便又至贾夫人



处。

原来贾夫人手下丫环媳妇们，称呼宝钗黛玉一样都是姑奶奶，并无分别。贾夫人待宝钗也同黛玉一样。当下见宝钗进来，便命摆上点心，让他们三人吃些。林公又打发人拿着给宝钗的见面礼，先给贾夫人看。一件是赵文淑铭刻的眉纹歙石砚，一件是管仲姬画的兰竹立轴，还有两件是水晶笔洗、白玉镇尺。贾夫人笑道：“你们没带人，自己拿回去怪累赘的，还是打发人送去罢。”宝钗站起谢了。宝玉又传述贾母的话，谆请了贾夫人，方同钗黛回来。

一路走着，宝玉笑道：“我在家里，一出门不是坐车便是骑马，还带着管事小厮们，前引后跟，闹那一套无谓的排场如今地奔惯了，倒觉得这么着舒服，可见什么事都是个习惯。”

黛玉道：“我从先那走过这么远的路，只从潇湘馆走到沁芳亭就有些累了。昨儿跟着老太太的轿子，直走了大半个园子，又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，倒也没有什么。”宝钗道：“人的身子本是要运用的，越不运用，就越发懒了。我这两年在家里，也是走马灯似的，一会到上房，一会到议事厅，天天累惯了，倒不大生玻”说话间，已走至赤霞宫门外，迎面遇着尤三姐，黛玉道：“三姐姐上那里去？”尤三姐道：“我到‘秋悲司’找个人说话。”黛玉道：“午后请早点到我们那里，老太太说昨儿三姐姐输了，要让你翻本呢。”尤三姐笑道：“我就回来的。”说着便自去了。

宝玉和钗黛二人进了赤霞宫，先至贾母处回话。贾母和宝钗说着话，宝玉先回园子去，看晴鹃等布置好了没有。又另约了贾珠、湘莲、秦钟在含晖水阁听曲小宴，也亲自



去布置一番。

到了午后，贾夫人来了，在贾母上房坐了一会。凤姐预备了藤轿，候贾母贾夫人坐上，自己和尤二姐、鸳鸯、翡翠也随同向留春院而来。走过那一带花障，见两面木香、蔷薇红红白白，开得正盛，把竹障子全遮满了。凤姐尤二姐各自采了几朵，簪在鬓上。

刚走进月亮门，钗黛二人已接了出来，在碧桃花下站着。

黛玉道：“老太太今儿真早，歇中觉了没有？”贾母笑道：“我刚歇着，姑太太就来了。”一面说话，已走到屋里。只见那明间正面摆着两几两榻，是预备贾母贾夫人坐的。两旁各人坐位，俱是一张小几，一张椅子，几上都陈列着炉瓶三事。转过博古帘子，另有一间精室，桌上骰盆牌盒俱已摆齐。凤姐笑道：“宝兄弟真会孝顺，连牌都预备下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们带了钱没有？回头输了，又要赖账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我准知道老祖宗要赢定了，我的人没来钱就来了，那不是么？”众人瞧那方几上，果然放着一串青钱。贾母笑道：“我到不想赢你的，昨儿那一场三姨儿输多了，你吐出些还他就得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回头我要输到老祖宗手里，可要我的钱不要呢？”

正在说笑，湘云香菱先来了。黛玉笑对湘云道：“今儿你也是正客，怎么这时候才来。”湘云道：“刚才和菱姑娘到山上延青阁去坐了一会儿，其实也不算晚，还有比我们到在后头的呢！”黛玉道：“早上我和三姨儿碰见，还约他早来凑手的，论理也该来了。”尤二姐道：“他也是急性子，不会在家里磨蹭的，别走错了路罢。”



话犹未了，尤三姐已同迎春进来。先见了贾母贾夫人，又笑向黛玉道：“这里的路七岔子八岔子的，我要到这儿来，倒走到二姐姐那里去了。”香菱道：“这园子本来山路太多，我们住在这里，也常常走错了的。”迎春道：“宝兄弟呢，今儿做主人还不在于家里么？”黛玉道：“他陪珠大哥柳二爷在含晖阁听曲子呢。知道老太太来了，就要回来的。”

一时果见宝玉同晴雯说说笑笑的进来，见过了贾母，笑向黛玉道：“还不张罗给老太太凑牌么？”凤姐笑道：“这倒不用你操心，我们也是才够手，不然早就斗上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既是宝玉张罗了一回，咱们闲坐着做什么，也就上场罢。”于是贾母、贾夫人、凤姐、尤三姐、鸳鸯在那屋里斗牌，尤二姐在一旁看着，当下便告么合斗起来。

黛玉让迎春、湘云、香菱过这边屋里坐，宝玉宝钗也同着过来，大家说些闲话。宝玉取出昨儿晚上联句的诗，和湘云香菱等同看，彼此互相评论。迎春道：“这里头还是薛林史三位擅场，其次就算菱嫂子，若评起甲乙，只怕宝兄弟又要落第了。”

宝玉笑道：“我本是落第惯了的，联句非我所长，更不用说了。”湘云道：“尤家二姐姐向来不会做诗的，居然也诌出一两句来，若认真做去，三两年工夫也许赶上菱姑娘了。”宝钗道：“我们闺阁中做诗不过是个玩意，就好了能当得什么？其实都是用不着的。只要认得几个字，能够写写信、记记账，再高点看看《列女传》也就够了。”湘云笑道：“宝姐姐总有些头巾气，古来《国风》就是妇人女子的诗居多，怎见得闺阁中人便不许做诗呢？”宝玉



道：“我最恨的是那些纱帽诗，不是恭维他这个升官，就是恭维那个做寿。拿给他的朋友了，大家又恭维他一阵，他自己便自命为诗人了。今儿上毛厕做一首诗，也要人和；明儿洗澡作一首诗，更要人和。

若看他洗澡那首诗，一点也不切洗澡，倒有点毛厕的味，这种诗大可不作。

若是你们闺阁的诗，不管好歹总是性情中出来的，怎么倒不该做？这话我也不服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这话原也不错，只是骂得世人太苦了，还该存点忠厚才是。”湘云道：“按古义说起来，诗是各言其志的，所以各人有各人的话，如今的人开口就是无所谓，闭口就是不相干，这种人还有志趣可言么？做起诗来，无非拿古人诗本啃了又啃，嚼了又嚼，就做好了，也不是他的诗，何况还做不好呢！”大家只顾谈诗，侍女们掌上灯来也不曾理会。

一时黛玉进来道：“你们还在这里高谈，外面都摆饭了。”

这才一同出去，贾母贾夫人和凤姐诸人先已入坐。前面抱厦游廊都点上各色纱灯，院中海棠、碧桃、玉兰各树也在花枝上分缀灯彩，照得满院光明如昼。宝玉陪众人入席坐了，又命侍女们另取玉壶玉盏，从贾母贾夫人起，挨次都敬了酒。席上正行那击鼓传花的令，鼓声冬冬，与众人谈笑之声相间并作。宝玉抽空便又去含晖阁招呼贾珠、湘莲、秦钟诸人，那里猜枚行令，按拍听歌，与此间行乐却又不同。贾母坐至半席，传花鼓歇，忽听得隐隐弦管之声，笑问道：“隔壁是什么人家？在那里唱戏呢。”凤姐笑道：“那是人家唱戏，珠大爷柳二爷他们在那边水榭里



听曲子呢。”贾母道：“有他们乐的，咱们也叫了来，大家乐乐罢。”黛玉忙叫晴雯到那边去，吩咐芳官藕官诸人唱完了过来，老太太也要听呢。

等了一会，芳官藕官带着几个侍女进来，都请了安。黛玉便请贾母贾夫人点唱，贾母点了《游园》，贾夫人点了《乔醋》，即在抱厦中坐唱。丝管徐调，珠喉流利，真有遏云裂石之音。

少时，月亮上来，贾母命将各处灯彩熄了。更觉清光澄澈，满院的花光月影，都向窗子里飞射进来。湘云听唱到《乔醋》，笑对凤姐道：“你看人家真是会醋的，这样吃醋倒不讨厌。”

凤姐笑道：“姑太太点这出是意思的，要叫宝妹妹林妹妹看着，别弄假成真，耍出醋罐子来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谁都像你呢！”大家笑了一阵。贾母笑向湘云道：“这里多么热闹，你也舍得走么？横竖你是个闲人，尽管多住几天，让宝丫头先回去罢。”凤姐黛玉也帮着贾母再三留他。不知湘云肯否暂留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 注五马贾丞得外除 策六韬周郎由内助

话说史湘云陪着贾母在留春院赏花听曲，贾母要留湘云多住几天，他岂有不愿意的。无奈身在尘世，多日不归未免招人疑议，只得委婉说与黛玉，由黛玉将他苦衷代回了贾母。贾母不便强留，只说道：“云丫头既是明儿一定要走，今晚上就跟我睡罢，咱们多说说话儿。”一时席散，

